

我是一个沉浸于白日梦的人，清楚地知道，风将带走四月和一个柠檬的全部

暮春的柠檬

□ 陈世迪

1
是暮春的一个下午，我坐在临窗的沙发上翻阅英国女作家A.S.拜厄特的小说《静物》。抬头看见披挂绿色绒布的书桌被阳光照亮——一册《巴登夏日》之上，一个柠檬静然伫立，封面的黄色映衬着浑圆果身的褐黄，我莫名想到乔治·莫兰迪的静物画，想起他的声音：要理解世界，不一定需要看很多东西，而是专注观察眼前所能看到的。有风吹来，我刚剃的平头感觉一股清凉，手中的《静物》把“静物”隐喻不甘于被禁锢的女人，她穿越生活的困苦，穿越荣耀与羞辱，抵达开阔的未知……

走近书桌，俯视图一个柠檬：阳光在果上跳跃，照亮一小块凸起的暗黄的皱皮和几个灰黑的斑点——令我目光震颤的是，柠檬的顶部滋长着绒毛般的白色霉斑。然后，稍稍蹲下，看果身背后的阴影，带着接近凹陷的半圆。

两周前，我从水果铺买回这个柠檬，它饱满、光滑，闪烁着金黄的光亮，除了果蒂处泛着青绿。我视它为自然之子。最惬意的是，用整个手掌握住它，凑近鼻尖，翕动鼻孔，用力呼吸天然的香气。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想，柠檬的天性就是我的天性，一个金黄柠檬随时涌出莫扎特的咏叹调般的香气，曼妙，澄澈。

突突突，突突突……楼下钻车的噪声刺穿我的想象。我是被时间分配到一个柠檬前的。一个正在腐烂的柠檬让你想到死亡？我仍然怀念柠檬金黄的肉身，溢着酸涩的香气。不知为何，我涌上写一首《柠檬之诗》的想法。这世上写柠檬的诗歌太多，比如蒙塔莱的《柠檬》，柠檬的金色照进通向沟渠的小路，抓鳗鱼的男孩和喧嚣城市碎片的自我……一颗柠檬直面“生活之恶”，成为荒芜世界里唯一发光

的“微小的神迹”……或者高村光太郎的《柠檬哀歌》，他写给亡妻智惠子的悼念之诗，一颗散发幽凉之光的柠檬，是爱的化身——爱比死亡更亮。双手按在书桌上，凝视柠檬，我已想到一首诗的开头：开始听见一股颤音，轻微的，/密集的，是柠檬汁在果囊里/缓慢流动的声音？……从假想的颤音开始，我捕获一种狂喜的快感：诗人该是通灵者，如同波德莱尔从路边的腐朽之物看见存在者。是的，描述一个正在腐败的柠檬，我不过相信一个箴言：伟大的开端亦会降临卑微之物。

2
眼前的柠檬是荒凉的，一大片充满褶皱的褐黄表皮，数个疤痕般的黑斑和一片毛茸茸的白色霉斑，令人泛起一阵战栗……我莫名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容，如果将一个柠檬喻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亦是可行的——他布满皱纹的脸庞，承担一切；/别打扰他，他正在注视着自己的内心。”

写下这些诗句，我的目光落到《巴登夏日》上，一部致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狂想曲。列昂尼德·茨普金在小说中展示虚构的奇迹：作为被体制规训的医生，“我”进行一段从夏日圣彼得堡到冬季列宁格勒的旅程，途中不时闪过新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费佳）与妻子安娜从俄国前往德国巴登等地的种种情景，着力描述他在巴登的狂热赌博、癡狂、热恋……茨普金化身文学迷狂者，用自己的生命附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展开灵魂朝圣之旅。苏珊·桑塔格称《巴登夏日》为“未被发现的巨作”，茨普金把信仰与怀疑、苦难与救赎、文学与生命等文学母题化为“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语言”，写出人类的谵妄之诗——一切沉沦、苦厄和囚禁，最终

指向“自由之境”，一个人的身心挣脱现实和时间的枷锁，在文学与爱中获得绝对自由。

一册书意味着自由，一个柠檬呢？一册《巴登夏日》，闪烁的黄色，仍然反衬一个柠檬变异的暗黄、灰黑和白色……“有风吹来，我看见柠檬顶端的霉斑，/一片白色经卷，微微抖动数下，/飘起一缕若明若暗的酸雾……”此刻，我为何将柠檬的霉斑喻为一片白色经卷？我原谅时间给予一个柠檬的腐蚀？是的，一个柠檬，闪着幽光，散发野蛮的香气，哪怕它身上冒出黑斑和白色霉斑，我仍然看见它拥有“最后的神迹”，一种香气和酸臭交叠的幻觉？想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天才和伟大都藏匿于病态和崩塌之中。

如果我写一个柠檬描摹，它就得以在我的诗中活着？想到这一点，我亢奋起来，很快想到一个声音：请赋予一个柠檬更多开始，这就是写诗的意义。一瞬间，我想继续描绘柠檬，却不知如何下笔，或许莫兰迪能画出静物的意味：先给柠檬那些褶皱，涂上一层薄薄的灰白，一股清凉的静意缓缓而生；发白的霉点，在他画里变成几块小小的、湿润的赭石色，更深的静默自然浮现，甚至传递出一丝若有若无的苦杏仁味。光线从左侧斜斜地照耀，黑斑和霉斑的阴影投在书的封面上……就这样，将我心中的想法化为诗句，我甚至想到，看见衰败的美，是一种荣幸。

3

阳光朗照阳台的一株苍碧的忍冬树，两只小小的黄蜂在绿叶间相互追逐，嘤嘤盘旋。四月并非艾略特笔下最残忍的月份。想起我曾经迎着阳光，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一个柠檬，它的金黄比任何箴言更接近明亮的愉悦。阳光突然从柠檬身上褪去，那片

白色菌丝，仿佛长毛的云朵微微鼓起，带着黏稠的迟疑，又缓缓伏下，泛着黏腻的冷光……我被这情景撩拨，于是拿起一根牙签，挑起一抹菌丝，颤巍巍的，闪着微白的潮气。我被这举动吓了一跳，忍不住笑笑。然后凑近嗅嗅，沉闷的酸味里混着一丝腥气。

钻车仍然突突地响，空气有些颤抖。一只蛾子落在柠檬的果蒂上，翅膀缀满的玄灰色粉末，蹭到果皮暗生的白色菌丝。蛾子微微颤动的翅膀，将我的目光引向一片虚空。酸腐的气息萦绕在空中，蛾子不停摆动灰褐色的触角，细小的足迹碰碰菌丝，又很快缩回，然后沿着果蒂来回转动，俨然试探一颗异样的星球，偶尔振翅飞起，盘旋数圈，又落在果蒂上……我屏住呼吸，盯着蛾子，怕惊动了它，也怕惊扰那个正在我心里悄悄成形的念头。有那么一会儿，蛾子灰影凝固在柠檬之上。然而，我莫名打了个喷嚏。两个触角微微后仰，蛾子猛地一抖翅膀，掠过柠檬，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留下白色菌丝上一点几乎看不见的鳞片……我寂寂站着，回想刚才的念头——如果将一只蛾子写进诗中，它意味着什么？一只蛾子在酸臭的气味里震颤、回旋，难道是爱上衰败之美？想起波德莱尔论诗：美是奇异的，它诞生于腐烂与死亡。而我不想过于陷入颓废派美学，倾向于光明的诉说：诗是处理苦厄、谬误和危险思想的能力。

黄昏时刻，钻车的噪音消失了，我已完成一首诗的雏形。一个柠檬还在那里，在一册书之上。和一个柠檬相处的一段小小的光阴即将结束，而和一册《巴登夏日》相伴的时光还很长，我，一个沉浸于白日梦的人，描述一个柠檬，仿佛穿越幻觉的细微与恢宏。我清楚，风将带走四月和一个柠檬的全部，而我继续写衰败之诗。

诗苑

谷雨

□ 颜仰建

光的轻吻，
清亮了雨珠的呼吸。
布谷鸣动原野，
桑林找回丢失的魂。

稻子挺起柔软的肢肢，
骨骼啾啾生长。
光从雨水中走出，
苦辣花紫色了青葱的初恋。

谷雨之思

□ 欧家庆

慈悲的雨水，催生百谷
春天的烛光，即将熄灭
一个隆重的生长季节——夏天
将至

一见老农走近
扑通一声，沉向田底
搅起一阵浑浊，很快便又回归
清澄
露出蛙臀，一道老虎花纹

天地间
雨点辽阔
铺天盖地

雨水，一场接一场
淋湿村庄
淋湿青砖灰瓦
淋湿村边干涸的河床
和藏在河泥里的龙船

田中新稻
饮下一场场甘霖

微醉着
在渐暖的风里摇头晃脑
诵读一部青翠的植物志

它们在水中慢慢呼吸
等待谷雨，灌满河道
等待谷雨，张开双臂
扬波击鼓，敲响一年一度
万人空巷的竞渡锣鼓

青蛙伏在禾下，得意地鼓起胸膛
练习发音

谷雨

□ 关波

霖朝信步到湖边，忽遇飘红落眼前。
数点春容何别树，为随谷雨访青田。

沙扒湾观潮

□ 梁健夫

金色染清湾，茫茫秋水环。
乘风潮势起，万马啸雄关。

采桑子·赞美马兰风光

□ 杨丽梅

马兰云雾奇观涌，霞织新装。叠石风光，诗意桃源载吉祥。
金秋季节撩人醉，稻谷飘香。胜景长廊，如画田园乐未央。

旧书才真像书。愿读时翻开，不愿读时便放下，如故人般亲切

旧书如故交

□ 卢光磊

每次买回新书，事后又有些后悔。新书厚重，包装过于豪华，仿佛不如此，出版商便卖不到好价钱。最要命的是，新书占地方。书房整理了多少回，不管怎么摆放，总有一些新书无处安放。索性把多出来的新书捆好，推进一个大塑料胶箱里，转身去读旧书。

旧书才真像书。纸张薄如蝉翼，捧在手里轻轻的，愿读时翻开，不愿读时便放下，如故人般亲切。早些日子，我在潍坊小书店花35元买了一本1984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价钱虽贵，却很有价值。“讲座”内容涉及古汉语、天文学、历史、地理、科举制度、宗教等，撰稿人都是学界泰斗——王力、陈晓中、谭其骧、李学勤、任继愈、启功等名家，他们向学员讲授，文章集结而成。我选读了陈晓中的《古代汉语天文知识》，知道古人把天上二十八宿对应地上各州：“斗、牛、女”对应扬州，“虚、危”对应青州，“室、壁”对应并州，“奎、娄、胃”对应徐州，“昴、毕”对应冀州，“觜、参”对应益州，“井、鬼”对应雍州，“柳、星、张”对应三河，“翼、轸”对应荆州，“角、亢”对应兖州，“氏、房、心”对应豫州，“尾、箕”对应幽州。古人迷信星宿，认为观星宿可知吉凶。读《三国演义》，司马懿夜观天象，便知孔明不久于人世。想来，应是根据孔明所在之地对应的星宿之光晦暗作出的判断。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三册，是我2005年在旧书摊上花15元淘来的。翻阅已经卷边泛黄的作品选，我重读了茹志鹃的《百合花》。小说以解放战争为背景，写1946年中秋之夜，部队发起总攻之前，小通信员送“我”去前哨包扎所，为救助伤员，两人分头向老百姓借被子。战斗中，通信员为救人牺牲，新娘为他补好衣服，又将新婚三个月时绣满百合花的被子献出来安葬了他。读后令人落泪。百合花象征着两人高尚纯洁的心灵。小说中的通信员细心、体贴、腼腆、真挚——“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皇起来……脸涨得像个关公脸”。就是这样年轻可爱的小伙子，在战斗中瞬间牺牲了，令人心痛。茹志鹃在自述中说，她在包扎所工作时，看到许多这样的年轻战士牺牲，“光从脸上看去，除了颜色有些灰黄以外，一个个都是熟睡中的小伙子……心里不可遏止地设想着他们的家庭，亲人，朋友，他们生前的种种愿望，在他们尚有些许暖意的胸膛里，可能还藏着秘密的、未了的心事。”读《百合花》，感叹战争的残酷，也更珍惜今天的和平。

印象深刻的旧书，还有中山大学江静波教授的《师姐》。这本书1991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讲述发生在抗战岁月的一段故事。大学生李涛与导师他读书的“师姐”秀枝相爱，但秀枝已被恶少霸占，爱情历经坎坷。李涛虽与表妹成婚，这段初恋却令他终生难忘。全书情感真挚，朴实自然。读完《师姐》，我想起一位医院里认识的“师姐级”女医生。她医术医德口碑好，气质如兰。医院里许多男医生是她的师弟，都尊称她为师姐。听师姐们说，当年美丽的师姐穿着裙子走在开满紫荆花的校道上，成了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我曾听她唱过《如果爱还在》，竟觉得比原唱还要好。

常读旧书，似是故人来，温馨而受益。

佳作欣赏



海鸟集贤（国画） 岑昱

九里香

□ 林秋燕

一个阴雨天，又见老人偷偷来折花。这回我没有出声，等她折好，才缓步走到她身边，笑着搭话：“老人家，您也喜欢九里香？”老人吓了一跳，有些尴尬地点头：“这花香得很。”

“您是把花枝插在水里养着吗？”我又问。老人十分惊讶：“你怎么知道？”“我也喜欢这样养鲜花。”我笑道。老人放下戒备，慢慢打开了话匣子。

她原本住在城中村，几年前老屋被征收，陪伴了她大半辈子的那棵九里香，也跟着一起被挖掉了。那棵九里香，是儿子刚上幼儿园时，她陪着孩子亲手种下的。一晃四十多年，九里香伴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也藏着一家人数不清的温暖日常。

每年花开的时候，儿子都会叮嘱她拍几张照片发过去，说就算闻不到花香，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家的温馨。儿女都在外地，老两口不愿离乡，守着故土安稳度日。可半年前，老伴身体急转直下，三个月中中风卧床，还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束手无策之际，他突然想起以前老屋的九里香，那熟悉的香气，或许能让老伴睡得安稳一些，于是便一次次悄悄来折花。

“他闻着这香味，总说像是闻到了儿子的气息，能踏踏实实睡上

上。我常常用洗米水浇灌，偶尔也把鱼鳞、鱼肠埋进土里做肥料。许是草木也知感恩，九里香长势愈发旺盛，离地半米的树干分出数枝，高两米有余，冠形如盖。黑褐色的枝干间布着灰白细纹，叶片油绿发亮，层层叠叠挤在一起。

每逢花期，满树雪白，引得蜜蜂绕枝翩飞，也吸引了路过的行人频频驻足、拍照。九里香虽不及桂花传说中十里飘香，但那馥郁清芬，飘散十来开外，绝不夸张。

不少路人抵不住香气诱惑，有的弯腰拾起落花，轻轻揉碎放在鼻尖；有的小心翼翼折下三两朵，沁人心脾的芬芳浸透身心，神情也随之舒展。

可方才那位老人，竟折下了一大枝。我心里掠过一丝不悦，甚至闪过“为老不尊”的念头。但转念一想，九里香枝繁叶茂，折去一枝无伤大雅，渐渐释怀。

本以为这事就此翻篇，不料一天中午下班回家，我又看见老人在折花。这一次我终于忍不住，轻声说道：“老奶奶，花是供大家欣赏的，折了怪可惜的。”

老人愣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讪讪笑道：“就折一小枝。”说完便攥着那截花枝，颤巍巍地走远了。望着她落寞的背影，我心里有些疑惑。她眉宇间郁郁寡欢，像是藏着什么难言之隐。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奶奶正踮着脚折花。我本想出声制止，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这天晌午，我躺在沙发上小憩，朦胧中听见窗外传来啧啧的赞叹声。这般声响我早已司空见惯，本想置之不理，可紧接着，一声清脆的“咔嚓”折枝声，猛然惊醒了我。

我睁着惺忪睡眼走到窗前，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奶奶正踮着脚折花。本想出声制止，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毕竟我是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许是一时被花香吸引，失了分寸吧。

轻叹一声回到沙发，睡意早已消散。脑海里浮现的，全是门前那株九里香。

十多年前刚搬来这里，邻居不知从哪儿带回一株筷子粗细的九里香小苗。栽种时她特意来问我，能不能种在我家门口和她家门前中间的位置。我笑着回道：“我不太会养花，却很喜欢赏花闻香。种在那里正好，大家都能看得见、闻得着。”

就这样，一株数得清叶片的小苗，占了我家门口碗口大的地方，我也顺理成章，成了它的“半个主人”。

光阴匆匆，转眼已是数年。等我留意到，邻居用砖石水泥，围着九里香砌起一座镶着奶白瓷片的圆形花坛时，蓦然发觉，九里香已长到一米多高。有了精致花坛的衬托，它宛如栽在巨型花盆里，成了门前一道风景。

前些年，邻居的独生女远嫁他乡，夫妻俩便去外地帮着照看外孙。照料九里香的担子，自然而然落在了我身